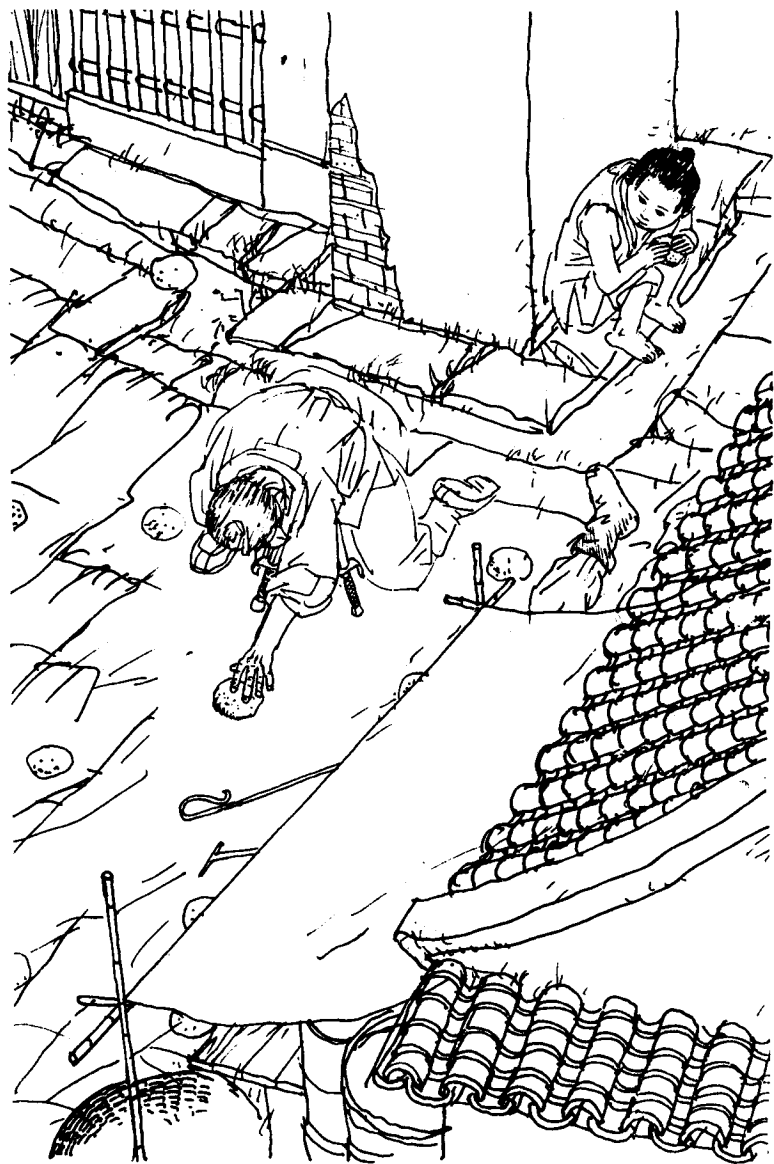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一	玄铁令	3
二	少年闯大祸	37
三	摩天崖	57
四	长乐帮帮主	89
五	叮叮当当	123
六	伤疤	153
七	雪山剑法	181
八	白痴	211
九	大粽子	241
十	金乌刀法	269
十一	药酒	305
十二	两块铜牌	327
十三	舐犊之情	369
十四	关东四大门派	393



那小丐只吃了一口烧饼，忽见那死尸站了起来，两根钢钩兀自插在他腹中。那小丐大吃一惊，不敢稍动，只见那死尸弯下双腿，伸手在地下摸索，摸到一个烧饼。

一 玄铁令

“赵客缟胡纓，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
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
闲过信陵饮，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
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，意气素霓生。
救赵挥金锤，邯鄲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，烜赫大梁城。
纵死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。谁能书阁下，白首太玄经？”

李白这一首《侠客行》古风，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，千载之下读来，英锐之气，兀自虎虎有威。那大梁城邻近黄河，后称汴梁，即今河南开封。该地虽然数为京城，却是民风质朴，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，后世迄未泯灭。

开封东门十二里处，有个小市镇，叫做侯监集。这小镇便因侯嬴而得名。当年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。大梁城东有山，山势平夷，称为夷山，东城门便称为夷门。夷门监者就是大梁东门的看守小吏。

这一日已是傍晚时分，四处前来赶集的乡民正自挑担的挑担、提篮的提篮，纷纷归去，突然间东北角上隐隐响起了马蹄声。蹄声渐近，竟然是大队人马，少说也有二百来骑，蹄声奔腾，乘者纵马疾驰。众人相顾说道：“多半是官军到了。”有的

说道：“快让开些，官兵马匹冲来，踢翻担子，那也罢了，便踩死了你，也是活该。”

猛听得蹄声之中夹杂着阵阵胡哨。过不多时，胡哨声东呼西应、南作北和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声，似乎将侯监集团团围住了。众人骇然失色，有些见识较多之人，不免心中嘀咕：

“遮莫是强盗？”

镇头杂货铺中一名伙计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啊哟，只怕是我的妈啊那些老哥们来啦！”王掌柜脸色已然惨白，举起了一只不住发抖的肥手，作势要往那伙计头顶拍落，喝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说话也不图个利市，甚么老哥小哥的。当真线上的大爷们来了，哪还有你……你的小命？再说，也没听见光天化日有人干这调调儿的！啊哟，这……这可有点儿邪……”

他说到一半，口虽张着，却没了声音，只见市集东头四五匹健马直抢了过来。马上乘者一色黑衣，头戴范阳斗笠，手中各执明晃晃的钢刀，大声叫道：“老乡，大伙儿各站原地，动一下子的，可别怪刀子不生眼睛。”嘴里叱喝，拍马往西驰去。马蹄铁拍打在青石板上，铮铮直响，令人心惊肉跳。

蹄声未歇，西边厢又有七八匹马冲来，马上健儿也是一色黑衣，头戴斗笠，帽檐压得低低的。这些人一般叱喝：“乖乖的不动，那没事，爱吃板刀面的就出来！”

杂货铺那伙计嘿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板刀面有甚么滋味……”这人贫嘴贫舌的，想要说句笑话，岂知一句话没完，马上一名大汉马鞭挥出，甩进柜台，勾着那伙计的脖子，顺手一带，砰的一声，将他重重摔在街上。那大汉的坐骑一股劲儿向前驰去，将那伙计拖着而行。后边一匹马赶将上来，前蹄踩落，那伙计哀号一声，眼见不活了。

旁人见到这伙人如此凶横，哪里还敢动弹？有的本想去上

了门板，这时双脚便如钉牢在地上一一般，只是全身发抖，要他当真丝毫不动，却也干不了。

离杂货铺五六间门面处有家烧饼油条店，油锅中热油滋滋价响，铁丝架上搁着七八根油条。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弯着腰，将面粉捏成一个个小球，又将小球压成圆圆的一片，对眼前惊心动魄的惨事竟如视而不见。他在面饼上洒些葱花，对角一折，捏上了边，在一只黄砂碗中抓些芝麻，洒在饼上，然后用铁钳夹起，放入烘炉之中。

这时四下里胡哨声均已止歇，马匹也不再行走，一个七八百人的市集上鸦雀无声，就是啼哭的小儿，也给父母按住了嘴巴，不令发出半点声音。各人凝气屏息之中，只听得一个人喀、喀、喀的皮靴之声，从西边沿着大街响将过来。

这人走得甚慢，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，便如踏在每个人心头之上。脚步声渐渐近来，其时太阳正要下山，一个长长的人影映在大街之上，随着脚步声慢慢逼近。街上人人都似吓得呆了，只有那卖饼老者仍在做他的烧饼。皮靴声响到烧饼铺外忽而停住，那人上上下下的打量卖饼老者，突然间嘿嘿嘿的冷笑三声。

卖饼老者缓缓抬起头来，只见面前那人身材极高，一张脸孔如橘皮般凹凸凸凸，满是疙瘩。卖饼老者道：“大爷，买饼么？一文钱一个。”拿起铁钳，从烘炉中夹了个热烘烘的烧饼出来，放在白木板上。那高个儿又是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拿来！”伸出左手。那老者眯着眼睛道：“是！”拿起那个新焙的烧饼，放在他掌中。

那高个儿双眉竖起，大声怒道：“到这当儿，你还在消遣大爷！”将烧饼劈面向老者掷去。卖饼老者缓缓将头一侧，烧饼从他脸颊擦过，拍的一声响，落在路边的一条泥沟之旁。

高个儿掷出烧饼，随即从腰间撒出一对双钩，钩头映着夕阳，蓝印印地寒气逼人，说道：“到这时候还不拿出来？姓吴的，你到底识不识时务？”卖饼老者道：“大爷认错人啦，老汉姓王。卖饼王老汉，侯监集上人人认得。”高个儿冷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！我们早查得清清楚楚，你乔装改扮，躲得了一年半载，可躲不得一辈子。”

卖饼老者眯着眼睛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“素闻金刀寨安寨主劫富济贫，江湖上提起来，都是翘起大拇指，说一声：‘侠盗！’怎么派出来的小喽罗，却向卖烧饼的穷老汉打起主意来啦？”他说话似乎有气无力，这几句话却说得清清楚楚。

高个儿怒喝：“吴道通，你是决计不交出来的啦？”卖饼老者脸色微变，左颊上的肌肉牵动了几下，随即又是一副懒洋洋的神气，说道：“你既知道吴某的名字，对我仍然这般无礼，未免太大胆了些罢？”那高个儿骂道：“你老子胆大胆小，你到今天才知吗？”左钩一起，一招“手到擒来”，疾向吴道通左肩钩落。

吴道通向右略闪，高个儿钢钩落空，左腕随即内勾，钢钩拖回，便向吴道通后心钩到。吴道通矮身避开，跟着右足踢出，却是踢在那座炭火烧得正旺的烘炉之上。满炉红炭陡地向那高个儿身上飞去，同时一镬炸油条的熟油也猛向他头顶浇落。

那高个儿吃了一惊，急忙后跃，避开了红炭，却避不开满满镬热油，“啊哟”一声，满锅热油已泼在他双腿之上，只痛得他哇哇怪叫。

吴道通双足力登，冲天跃起，已纵到了对面屋顶，手中兀自抓着那把烤烧饼的铁钳。猛地里青光闪动，一柄单刀迎头劈来，吴道通举铁钳挡去，当的一声响，火光四溅。他那铁钳虽是黑黝黝地毫不起眼，其实乃纯钢所铸，竟将单刀挡了回去，

便在此时，左侧一根短枪、右侧双刀同时攻到。原来四周屋顶上都已布满了人。吴道通哼了一声，叫道：“好不要脸，以多取胜么？”身形一长，双手分执铁钳两股，左挡短枪，右架双刀，竟将铁钳拆了开来，变成了一对判官笔。原来他这烤烧饼的铁钳，是一对判官笔所合成。

吴道通双笔使开，招招取人穴道，以一敌三，仍然占到上风。他一声猛喝：“着！”使短枪的“啊”的一声，左腿中笔，骨溜溜的从屋檐上滚了下去。

西北角屋面上站着一名矮瘦老者，双手叉在腰间，冷冷的瞧着三人相斗。

白光闪动之中，使单刀的忽被吴道通右脚踹中，一个筋斗翻落街中。那使双刀的怯意陡生，两把刀使得如同一团雪花相似，护在身前，只守不攻。

那矮瘦老者慢慢踱将过来，越走越近，右手食指陡地戳出，径取吴道通左眼。这一招迅捷无比，吴道通急忙回笔打他手指。那老者手指略歪，避过铁笔，改戳他咽喉。吴道通笔势已老，无法变招，只得退了一步。

那老者跟着上前一步，右手又是一指伸出，点向他小腹。吴道通右笔反转，砸向敌人头顶。那老者向前直冲，几欲扑入吴道通的怀里，便这么一冲，已将他一笔避过，同时双手齐出，向他胸口抓去。吴道通大惊之下，急向后退，嗤的一声，胸口已被他抓下一长条衣服。吴道通百忙中也不及察看是否已经受伤，双臂合拢，倒转铁笔，一招“环抱六合”，双笔笔柄向那老者两边太阳穴中砸去。

那老者不闪不架，又是向前一冲，双掌扎扎实实的击在对方胸口。喀喇喇的一声响，也不知断了多少根肋骨，吴道通从屋顶上一交翻跌下去。

那高个儿两条大腿被热油炙得全是火泡，早在暴跳如雷，只是双腿受了重伤，无法纵上屋顶和敌人拚命，又知那矮瘦老者周牧高傲自负，他既已出手，就不喜旁人来相助，是以只仰着脖子，观看二人相斗。眼见吴道通从屋顶摔下，那高个儿大喜，急跃而前，双钩扎落，刺入吴道通的肚腹。他得意之极，仰起头来纵声长笑。

周牧急叫：“留下活口！”但终于慢了一步，双钩已然入腹。

突然间那高个儿大叫：“啊……”踉踉跄跄倒退几步，只见他胸口插了两支铁笔，自前胸直透至后背，鲜血从四个伤口中直涌出来，身子晃了几晃，便即摔倒。吴道通临死时奋力一击，那高个儿猝不及防，竟被双笔插中要害。金刀寨伙伴忙伸手扶起，却已气绝。

周牧不去理会那高个儿的生死，嘴角边露出鄙夷之色，抓起吴道通的身子，见也已停了呼吸。他眉头微皱，喝道：“剥了他衣服，细细搜查。”

四名下属应道：“是！”立即剥去吴道通的衣衫。只见他背上长衣之下负着一个包裹。两名黑衣汉子迅速打开包裹，但见包中有包，一层层的裹着油布，每打开一层，周牧脸上的喜意便多了一分。一共解开了十来层油布，包裹越来越小，周牧脸色渐渐沮丧，眼见最后已成为一个三寸许见方、两寸来厚的小包，当即挟手攥过，捏了一捏，怒道：“他奶奶的！骗人的玩意，不用看了！快到屋里搜去。”

十余名黑衣汉子应声入内。烧饼店前后不过两间房，十几人挤在里面，乒乒乓乓、呛啷呛啷，店里的碗碟、床板、桌椅、衣物一件件给摔了出来。

周牧只是叫：“细细的搜，甚么地方都别漏过了！”、

闹了半天，已黑沉沉地难以见物，众汉子点起火把，将烧

饼店墙壁、灶头也都拆烂了。呛啷一声响，一只瓦缸摔入了街心，跌成碎片，缸中面粉四散得满地都是。

暮霭苍茫中，一只污秽的小手从街角边偷偷伸过来，抓起水沟旁那烧饼，慢慢缩手。

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叫化子。他已饿了一整天，有气没力的坐在墙角边。那高个儿接过吴道通递来的烧饼，扔在水沟之旁，小丐的一双眼睛便始终没离开过这烧饼。他早想去拿来吃了，但见到街上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汉子，却吓得丝毫不敢动弹。那杂货铺伙计的死尸便躺在烧饼之旁。后来，吴道通和那高个儿的两具尸首，也躺在烧饼不远的地方。

直到天色黑了，火把的亮光照不到水沟边，那小丐终于鼓起勇气，抓起了烧饼。他饥火中烧，顾不得饼上沾了臭水烂泥，轻轻咬了一口，含在口里，却不敢咀嚼，生恐咀嚼的微声给那些手执刀剑的汉子们听见了。口中衔着一块烧饼，虽未吞下，肚里似乎已舒服得多。

这时众汉子已将烧饼铺中搜了个天翻地覆，连地下的砖头也已一块块挖起来查过。周牧见再也查不到甚么，喝道：“收队！”

胡哨声连作，跟着马蹄声响起，金刀寨盗伙一批批出了侯监集。两名盗伙抬起那高个儿的尸身，横放马鞍之上，片刻间走了个干干净净。

直等马蹄声全然消逝，侯监集上才有些轻微人声。但镇人怕群盗去而复回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。杂货铺掌柜和另一个伙计抬了伙伴的尸身入店，急忙上了门板，再也不敢出来。但听得东边劈劈拍拍，西边咿咿呀呀，不是上排门，便是关门，过不多时，街上再无人影，亦无半点声息。

那小丐见吴道通的尸身兀自横卧在地，没人理睬，心下有些害怕，轻轻嚼了几口，将一小块烧饼咽下，正待再咬，忽见吴道通的尸身一动。那小丐大吃一惊，揉了揉眼睛，却见那死尸慢慢坐了起来。小丐吓得呆了，心中怦怦乱跳，但见那死尸双腿一挺，竟然站起身来。答答两声轻响，那小丐牙齿相击。

死尸回过头来，幸好那小丐缩在墙角之后，死尸见他不到。这时冷月斜照，小丐却瞧得清清楚楚，但见那死尸嘴角边流下一道鲜血，两根钢钩兀自插在他的腹中，小丐死命咬住牙齿，不使发出声响。

只见那死尸弯下双腿，伸手在地下摸索，摸到一个烧饼，捏了一捏，双手撕开，随即抛下，又摸到一个烧饼，撕开来却又抛去。小丐只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中跳将出来，只见那死尸不住在地下摸索，摸到任何杂物，都不理会，一摸到烧饼，便撕开抛去，一面摸，一面走近水沟。群盗搜索烧饼铺时，将木板上二十来个烧饼都扫在地下，这时那死尸拾起来一个个撕开，却又不吃，撕成两半，便往地下一丢。

小丐眼见那死尸一步步移近墙角，大骇之下，只想发足奔逃，可是全身吓得软了。一双脚哪里提得起来？那死尸行动迟缓，撕破这二十来个烧饼，足足花了一炷香时光。他在地下再也摸不到烧饼，缓缓转头，似在四处找寻。小丐转过头来，不敢瞧他，突然间吓得魂飞魄散。原来他身子虽然躲在墙角之后，但月光从身后照来，将他蓬头散发的影子映在那死尸脚旁。小丐见那死尸的脚又是一动，大叫一声，发足便跑。

那死尸嘶哑着嗓子叫道：“烧饼！烧饼！”腾腾腾的追来。

小丐在地下一绊，摔了个筋斗。那死尸弯腰伸手，便来按他背心。小丐一个打滚，避在一旁，发足又奔。那死尸一时站不直身子，支撑了一会这才站起，他脚长步大，虽然行路蹒跚，

摇摇摆摆的如醉汉一般，只十几步，便追到了小巧身后，一把抓住他后颈，提了起来。

只听得那死尸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偷了我的烧饼？”在这当口，小巧如何还敢抵赖，只得点了点头。那死尸又问：“你……你已经吃了？”小巧又点了点头。那死尸右手伸出，嗤的一声，扯破小巧的衣衫，露出胸口和肚腹的肌肤。那死尸道：“割开你的肚子，挖出来！”小巧直吓得魄不附体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只咬了一口。”

原来吴道通给周牧双掌击中胸口，又给那高个儿双钩插中肚腹，一时闭气晕死，过得良久，却又悠悠醒转。肚腹虽是要害，但纵然受到重伤，一时却不便死，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一件物事，一经醒转，发觉金刀寨人马已然离去，竟顾不得胸腹的重伤，先要寻回藏在烧饼中的物事。

他扮作个卖饼老人，在侯监集隐居。一住三载，倒也平安无事，但设法想见那物的原主，却也始终找寻不到。待听得胡哨声响，二百余骑四下合围，他虽不知这群盗伙定是冲着自己而来，终究觉察到局面凶险，仓卒间无处可以隐藏，当即将那物放在烧饼之中。那高个儿一现身，伸手说道：“拿来！”吴道通行一着险棋，索性便将这烧饼放入他手中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那高个儿大怒之下，便将烧饼掷去。

吴道通重伤之后醒转，自认不出是哪个烧饼之中藏有那物，一个个撕开来找寻，全无影踪，最后终于抓着那个小巧。他想这小叫化饿得狠了，多半是连饼带物一齐吞入腹中，当下便要剖开他肚子来取物。一时寻不到利刃，他咬一咬牙，伸手拔下自己肚上一根钢钩，倒转钩头，便往小巧肚上划去。

钢钩拔离肚腹，猛觉得一阵剧痛，伤口血如泉涌，钩头虽已碰到小巧的肚子，但左手突然间没了力气，五指松开，小巧

身子落地，吴道通右手钢钩向前送出，却刺了个空。吴道通仰天摔倒，双足挺了几下，这才真的死了。

那小丐摔在他身上，拚命挣扎着爬起，转身狂奔。刚才吓得实在厉害，只奔出几步，腿膝酸软，翻了个筋斗，就此晕了过去，右手却兀自牢牢的抓着那个只咬过一口的烧饼。

淡淡的月光照上吴道通的尸身，慢慢移到那小丐身上，东南角上又隐隐传来马蹄之声。

这一次的蹄声来得好快，刚只听到声响，倏忽间已到了近处。侯监集的居民已成惊弓之鸟，静夜中又听到马蹄声，不自禁的胆战心惊，躲在被窝中只发抖。但这次来的只两匹马，也没胡哨之声。

这两匹马形相甚奇。一匹自头至尾都是黑毛，四蹄却是白色，那是“乌云盖雪”的名驹；另一匹四蹄却是黑色，通体雪白，马谱中称为“墨蹄玉兔”，中土尤为罕见。

白马上骑着的是个白衣女子，若不是鬓边戴了朵红花，腰间又系着一条猩红飘带，几乎便如服丧，红带上挂了一柄白鞘长剑。黑马乘客是个中年男子，一身黑衫，腰间系着的长剑也是黑色的剑鞘。两乘马并肩疾驰而来。

顷刻间两人都看到了吴道通的尸首以及满地损毁的家生杂物，同声惊噫：“咦！”

黑衫男子马鞭挥出，卷在吴道通尸身颈项之中，拉起数尺，月光便照在尸身脸上。那女子道：“是吴道通！看来安金刀已得手了。”那男子马鞭一振，将尸身掷在道旁，道：“吴道通死去不久，伤口血迹未凝，赶得上！”那女子点了点头。

两匹马并肩向西驰去。八只铁蹄落在青石板上，蹄声答答，竟如一匹马奔驰一般。两匹马前蹄后蹄都是同起同落，整齐之

极，也是美观之极，不论是谁见了，都想得到这两匹马曾同受长期操练，是以奋蹄急驰之际，也是绝无参差。

两匹马越跑越快，一掠过汴梁城郊，道路狭窄，便不能双骑并骑。那女子微一勒马，让那男子先行。那男子侧头一笑，纵马而前，那女子跟随在后。

两匹骏马脚力非凡，按照吴道通死去的情状推想，这当儿已该当赶上金刀寨人马，但始终影踪毫无。他们不知吴道通虽气绝不久，金刀寨的人众却早去得远了。

马不停蹄的赶了一个多时辰。二人下马让坐骑稍歇，上马又行，将到天明时分，蓦见远处旷野中有几个火头升起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同时飞身下马。那女子接过那男子手中马缰，将两匹马都系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。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向火头奔去。

这些火头在平野之间看来似乎不远，其实相距有数里之遥。两人在草地上便如一阵风般滑行过去。将到临近，只见一大群人分别围着十几堆火，隐隐听得稀里呼噜之声此起彼应，众人捧着碗在吃面。两人本想先行窥探，但平野之地无可藏身，离这群人约十数丈，便放慢了脚步，并肩走近。

人群中有人喝问：“甚么人？干甚么的？”

那男子踏上一步，抱拳笑道：“安寨主不在么？是哪一位朋友在这里？”

那矮老者周牧一抬眼，火光照耀下见来人一男一女，一黑一白，并肩而立。两人都是中年，男的丰神俊朗，女的文秀清雅，衣衫飘飘，腰间都挂着一柄长剑。

周牧心中一凛，随即想起两个人来，一挺腰站了起来，抱拳说道：“原来是江南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大驾光临！”跟着大声喝道：“众弟兄，快起来行礼，这两位是威震大江南北的石庄主

夫妇。”一众汉子轰然站起，微微躬身。周牧心下嘀咕：“石清、闵柔夫妇跟我们金刀寨可没纠葛梁子，大清早找将上来，不知想干甚么，难道也为了这件物事？”游目往四下里一瞧，一望平野，更无旁人，心想：“虽然听说他夫妇剑术了得，终究好汉敌不过人多，又怕他何来？”

石夫人闵柔轻声说道：“师哥，这位是鹰爪门的周牧周老爷子。”

她话声虽低，周牧却也听见了，不禁微感得意：“冰雪神剑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头。”忙接口道：“不敢，金刀寨周牧拜见石庄主、石夫人。”说着又弯了弯腰。

石清向着众盗伙微笑道：“众位朋友正用早膳，这可打扰了，请坐，请坐。”转头对周牧道：“周朋友不必客气，愚夫妇和贵门‘一飞冲天’庄震中庄兄曾有数面之缘，说起来大家也都不是外人。”

周牧道：“‘一飞冲天’是在下师叔。”暗道：“你年纪比我小着一大截，却称我庄师叔为庄兄，那不是明明以长辈自居吗？”想到此节，更觉对方此来只怕不怀好意，心下更多了一层戒备。武林中于“辈份”两字看得甚重，晚辈遇上了长辈固然必须恭敬，而长辈吩咐下来，晚辈也轻易不得违拗，否则给人说一声以下犯上，先就理亏。

石清见他脸色微微一沉，已知其意，笑道：“这可得罪了！当年嵩山一会，曾听庄兄说起贵门武功，愚夫妇佩服得紧。我忝在世交，有个不情之请，周世兄莫怪。”他一改口称之为“周世兄”，更是以长辈自居了。

周牧道：“倘若是在下自己的事，冲着两位的金面，只要力所能及，两位吩咐下来，自是无有不遵。但若是敝寨的事，在下职位低微，那可做不得主了。”